



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支撑，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，爱自己的专业、爱自己的岗位，没有哪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。**“生命的精神能量的创造力要比生理能量强大得多，也长久得多。”**

当时，面对市场化的冲击、人文精神出现的危机。大家都在思考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，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陈思和使用“岗位”这个概念，看中的是其“坚守”的意涵。在他看来，“岗位”包含三重意思：专业、职业、事业。专业为岗位的识别和基础；职业是专业服务于社会、实现其价值的中介；而事业联系着价值观念、价值取向，成为一种人生成熟的标志。

在当年发表的论文《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》中，他讨论了“庙堂型”“广场型”“岗位型”三种知识分子，分别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古代、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期。

在他的理解中，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，本身就是责任的代码。知识分子要“坚守岗位”，就是要在各类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，同时，在谋生之外有超越岗位的自觉，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、有所贡献。在工作岗位上的人，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。

“对我来说，大学老师的岗位就是教学。我也这样要求学生，希望我培养的学生都能成为好的教师。”陈思和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

他指导过100余名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其中博士生的80%以上目前都在各个高校以及一些中学任教。“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与专业结合，教书育人，培养更多学生，我很为他们自豪和开心。”

三十多年过去，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仍未过时。陈思和认为，人始终在面对不同的挑战、始终在害怕自身的毁灭，但同时也会始终反思自身。知识分子所坚守的人文精神，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争；知识分子的责任，是始终要去直面并不断克服自身的丑陋面——如同贾植芳先生所说的那样：要把“人”字写端正。

同时，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的实践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支撑，要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，爱自己的专业、爱自己的岗位，没有哪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。“生命的精神能量的创造力要比生理能量强大得多，也长久得多。”

当代中国著名人文学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对此有类似的观点。数十年来，面对日复一日在书斋里读书、写作的生活，他并未觉得丝毫清苦。他曾在受访时表示：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，是平凡的，不神秘、不神圣。“就像有人喜欢运动，有人喜欢打牌。我也一样，就是喜欢写作而已。学术是有自足性的，它的意义和价值不需要到学术之外寻找。”

在他的理解里，真正的学者，学术本身就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快乐，带来审美意义和价值。这是一种快乐、兴奋、自如的状态，有无限的乐趣，自由而平凡。

《从广场到岗位》。

